書經參義

書經卷之四　　　　蔡沈原註　姜兆錫參義

周書 周本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三篇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大會孟津以誓師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劉歆經傳所引爲文與伏生今文合爲二十九篇時孔壁古文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室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後漢馬融始疑其僞然亦僅爲疑辭而未決其爲僞也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或疑其書晚出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有又同。○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孔氏謂子月蔡傳謂寅月也孟津見禹貢大會將伐商也。○蔡傳曰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即稱元年以計其

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王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爲重事耳歐陽氏云改元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而又改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何也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此辯極爲明著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武成篇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又云春大會于孟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伊訓太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辯而明也鄭氏箋臣工詩維莫之春謂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月此漢儒承襲之誤按詩言維莫之春于皇來牟將受厥明謂莫春年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也夫年麥將熟則爲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矣不然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聖人奉天之政乎愚按蔡傳辯十三年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者得之若其言不改時者則與伊訓篇不改月之說同誤蓋亦失之不考而未推經史之異例也夫書用夏正雖金縢秋大熟亦然孔氏固難斷一月之爲建子矣然以春秋考之桓十四年書春無冰成元年書春二月無冰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變則書惟其首春爲

夏正之十一月仲春為夏正之十二月時當沍寒而無冰故以變書若不改時而為夏正之春正月春二月則時方冰泮不得以無冰為變而書矣又莊十年書秋大水無麥苗亦惟周正之孟秋為夏正五月其時麥熟而黍稷方苗故以大水同時皆死而書為變也若不改時而夏正之秋又安得有麥耶詩書多所夏正非史傳比鄭箋以為改時因失蔡傳因以為不改時之証亦失也且孔子告顏淵行夏之時以其時之正令之善而商周所未及也若商周名為改朔而時與月皆不改則時自正而令亦善不待行夏時而後為正且善矣此又義理之較然無疑者也學者幸體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稱王者史臣追尊之也友邦冢君謂諸侯也稱友邦親之也稱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猶言治事謂三卿之屬庶士猶言衆士謂師旅之屬明審誓告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也聰明出于天性而非假也作猶為也元后大君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天性聰明先知先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首出庶物而為民之元后于是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

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則元后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于人天地生人而又厚于聖亦惟欲其體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而武王發此誓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湎彌滾反陂班糜反刳空胡反。受紂名也言紂不知所以作民父母而逆天殃民如下所云也沈湎溺于酒冒色亂于色也此言其荒淫也以族謂罪一人而及親族以世謂寵祿父而及子孫也此言其暴亂也宮室如壞宮璇室之類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麗也此又言其荒淫也焚炙如炮烙之刑及奴殺菹醢之類刳剔皇甫謐謂剖比干妻以觀其胎也此又言其暴亂也言紂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而大功未集而崩是以嗣業者有所不得已也然大勳在文王時初何嘗有意于集哉武王叙此以明纘緒之意讀者當言外得之耳稱紂名者蓋對天之詞但各篇言多稱名亦武王發揚蹈厲之過與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悛音銓祇音其盛音成○肆故也觀政猶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蓋冀其虐政之一改也或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踞既盡也承上言我小子以爾諸侯觀商政之失得而紂無有悔改夷踞而居雖上帝百神宗廟之祀亦廢不修凡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其侮慢至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也是其罪尚可貫哉按既于凶盜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也紂罪貫盈而獨言此者神祇不享他不必言矣舉其甚之辭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相去聲○佑助寵愛也又言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安天下而已則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過用其心乎一聽之于天耳蓋亦承上以起下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入聲○度量也德之言得行道而有得于心也義之言宜制事而

孫月峰云前以前文字平鋪直敘此篇則忽出奇見四排兵分兩重描寫論

各遂其宜也。二句意古兵志之辭，而武王舉以明其德義之勝于商也。十萬曰億。紂臣億萬而億萬心，力非不足，衆叛親離，寡助之至。無德與義故也。有德義則爲一心矣。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又言紂積惡獲罪如此，今不誅紂，是逆天長惡也，罪豈不與紂鈞乎。亦起下之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底音止。○底致也。冢土，大社也。宜，祭社名。又承上言予小子敬畏天威，受命文考，祭告上下，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而武王特稟命以卒其功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矜憐愛也。終言天愛下民，民所欲天必從而救之。今民見虐如此，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穢惡，以永清海宇，而無失此天人合應之時也。或疑本篇時不可失及中篇戎商必克，下篇除惡務本之屬，似武王有心于天下，而非弔伐之本念者。今考其時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天與人歸，至此已極，若不致討，恐紂惡終不悛，而四海終不永清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豈汲汲然以取天下爲心者哉。但其辭氣則不無發揚

蹈厲之過矣。

泰誓中

此暨下篇，乃其日渡河及其明日頻誓之也。并牧誓凡四誓而後武成。此聖人之愼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以武成考之，戊午是一月二十七日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西土有衆，謂西方諸侯之衆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故從渡河者多西方之衆，而申誓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商紂凶德，故以古語發之。度，法。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酗，醉怒也。肆，縱也。言紂棄賢保罪，以肆其毒。于是臣下各立朋黨，相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而無辜之人，呼天告寃，腥穢之德，顯聞于上也。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辟音璧。惠愛若順也。將言商而先以夏起之者。推言人君奉天子民之意。以見夏桀虐下。則湯承天心。降黜夏命。而今日之舉。所以于湯有光也。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喪去聲。浮過也。剝落喪去也。古謂去國爲喪也。元良謂微子。諫輔謂比干。鑒視。乂治。協應。襲重也。戎猶伐也。承上言鑒不在遠。夏罪天既黜之。今紂多罪。天其以我治民矣。況夢若卜。重有休應。而伐之何疑乎。此言周之伐商。一奉天意。如商之于夏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夷猶平也。謂庸人也。治亂曰亂。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九人治外。而妃邑姜治內也。周至也。過責也。責君不正商罪也。言紂雖有庸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雖有至親之戚。又不如周仁人之賢。此

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長上聲髳莫侯反比去聲○諸侯稱友邦者親之稱冢君者尊之也此通言諸侯也御事猶言執事也司徒司馬司空蓋周之三卿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周禮所謂大國三卿亞者卿之貳所謂下大夫旅者卿之屬所謂旅下士也師氏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千夫長統千人百夫長統百人此以上皆歷言內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庸與百濮是也蜀髳微皆在巴蜀羌在西盧彭在西北此以上特言近諸侯也稱舉比並立建也戈矛皆戟屬干楯也戈短握執于手故言稱楯方倚衛于身故言比矛長直立于地故言立予其誓者器械嚴整士氣精明然後聽誓命也○按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今但指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受約束故也周禮宰夫職正師司旅府史胥徒謂之八職今三卿即正也下大夫為亞即師也下士即旅也司為上士中士不言者亦約詞又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二千五百人為師帥五百人為旅帥百人為卒長今稱千夫長百夫長其名數不符蓋亦周禮未定之時與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陰陽反常是為妖孽故家道索也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長上聲○婦妲己也列女傳紂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是也昏亂肆陳答報也王父母弟祖同父之弟迪道也以昏亂棄其當陳之祀而不報毀本且棄其所遺之弟而不遇以道也長猶崇也幽明皆見昏棄惟多罪逃亡之人尊崇信使而暴虐與姦宄交作其惑溺于婦言流毒至此今之恭行天討豈得已哉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愆過勖勉也步進趨也齊整也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皆止而齊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虎屬迓迎也言將士當如猛獸奮力于商郊而其能奔而來降

歸與肯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

者則弗迎擊之以勞役我衆也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終承上文言爾不勉于三者則爾躬有罪而總戒以結之也按此篇殷書而溫厚與湯之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而泰誓武成二篇之中似非盡出于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伐紂歸周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相去聲○一月建寅之月也詳見伊訓泰誓篇旁死魄謂朔也翼日明日也謂朔之次日也凡月光既盡而爲晦月光復蘇而爲朔望後明滅則生魄晦後明生則死魄而朔日魄

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尚未遽死但自其旁言之則如死死魄然故言旁死魄也先記王居旁死魄乃言翼日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舊謂朔為死魄而二日為旁死魄者大謬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之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底致也后土社也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大祝告神之詞周禮大祝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是也有道謂其先祖周王二字史臣追尊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害民物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聚藪也仁人若十亂之屬畧謀也俾廣韻曰從也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所謂八百國來會是也作神羞謂無功而為神羞也此首記王伐商告神之事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休命代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商師至而定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矣若林即詩所云其會如林也倒反也北退走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也。杵，楯也。紂衆雖盛，皆離心離德，罔肯敵于周師。其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標杵。而周師蓋不待血刃也。反，攻也。改紂之虐政，出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里門也。賁，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之，天下被其澤者，皆心悅而誠服之也。世紀云：殷民言王之于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是之謂雖悅服也。此記王之定商與其所行之事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華，去聲。○此以下歷記王定商之後所行之事也。哉，始也。哉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在京兆鄠縣，今長安縣西北豐水之上，周先王廟所在也。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服，乘也。樂記曰：武王定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此之謂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既生魄，望後也。百工，百官也。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以受其命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墓。式商容閭。散
鹿臺之財。發鉅
橋之粟。大賚于
四海。而萬姓悅
服。厥四月哉生明。
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修文。
歸馬于華山之
陽。放牛于桃林之
野。示天下弗服。
丁未。祀于周廟。
邦甸侯衛。駿奔
走。執豆籩。越三
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
工。受命于周。

戊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廟。祖廟也。豆。木豆。籩。竹豆。皆祭器也。柴。祭天也。望。祭四望也。王定商。祭告祖廟。諸侯皆來助祭。既又祭天地。四望山川。以大告武功之成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此及下一節。記王告其羣后之詞也。羣后。諸侯也。先王。謂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太王。謂古公亶父。王季。其子季歷也。言后稷建邦啓土。始封於邰。公劉居邰。能修其烈。太王去邰居岐。始開王業。而王季能勤以繼之也。文王。王季子也。膺。受也。言文王克成厥功。受天命以撫方夏大小之邦。畏威懷德。而是時文王至德服事。故九年未集大統也。承。繼也。戒。猶定也。言文王以安天下爲心。予亦以安天下爲心。故承厥志。以敬遜天之成命也。按凡稱王者。追尊之詞。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后稷稱先王。不稱公者。蓋散文亦得通稱。抑或以郊祀配天

故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與

用附我大邑周。肆故也，綏安也，篚竹器，玄黃幣色也，昭明也，武王伐暴安民而民咸喻也，震動，紛揚鼓舞之象也，附臣屬也。承上言敬奉天命伐暴安民，而士女喜周之來，奉幣來迎以昭明我周王之德，是蓋天休震動，用歸附我大邑周也。稱大邑周者，雖君天下，而猶若一邑然，蓋謙詞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也。分土惟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凡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重之以飭人紀也。而其間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三者尤重之，以厚民德也。惇信，固其信也。明義，陳其義也。信義立而俗無不厲。崇德，尊以官也。報功，酬以賞也。官賞行而善無不勸。御世如此，王者復何爲哉，但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治矣。按本節蓋于武成之初，預告羣后以撫綏中外臣民之意。舊說王誥詞至上節已畢，此乃史臣以本節約畧附述武王自治之本末也。但此列爵分土之屬，非其時所可猝辦，而告羣后之詞止于上節，則告詞首尾亦似未完。宜解者疑其間有闕文矣。且使史臣既以是記事，而其後周公制爵班祿又有異同，論者是以疑爵五土三爲有周之定制，而周禮後出爲僞書，則又以一篇章節

之義未完而并周先聖之遺經亦不白矣當更詳之

洪範 按漢志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而史記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意洪範發之于禹至箕子乃推衍其傳以陳之與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有又通。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葢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肯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陳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言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下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故訪之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殛音殷汨音骨斁音妒○乃言者重其答也汨陳列也畀與也洪大範法疇類也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也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箕子言洪範之九類原出于天鯀逆水性五行乖敘故天震怒不以與鯀而彝倫以斁也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以賜之而禹別爲洪範之九類彝倫以敘也此箕子首荅以錫九疇之本末也○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其理一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而其所以則而成疇之次以是準焉初

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運于天爲五行具于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事之輔天五紀者天時之示人而皇極者君所建極以立天人之綱也三德奉天以治人稽疑援人以質

天庶徵推天而徵之人福極因人而感于天也五事曰敬以誠身也八政曰農以厚生也五紀曰協以合天也皇極曰建以立極也五三德曰乂以治民也稽疑曰明以辨惑也庶徵曰念以審幾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名也本以五行敬以五事厚以八政協以五紀皇極之所以立也乂以三德明以稽疑念以庶徵勸懲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以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始生之序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之先後亦然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澤而又下行也炎上者炎熱而又上升也曲直者屈曲而又聳直也從革者順從而又改革也稼穡者稼長而又穡成也土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故不云曰而云爰爰于也于是稼穡而已非所

也土化言能滋能
潤能散能斂也水
因為因甘而甘因
苦而苦因鹹而
者因白而白也火
革昔革生以言
更革柔以為
革剛以為柔也金
不能化非火革之
則不化故曰從
革木焉云金一
從一革互相受
而體不受不曰是
從人之導而未之
云五行以思為
主蓋不可見而
行乎四者之間
也然從為之漸
必自其可見者
為之直而上云
五事從以敬之

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序本乎五行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既言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故其序悉如五行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聽者無不聞也睿者無不通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嚴整也乂條理也哲灼知也謀審度也聖通明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若貨以養生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以安居司徒掌敎以成性司寇掌禁以治姦也賓以懷侯柔遠師以除殘禁暴也此八者食爲民所急貨爲民所資故食居首而貨次之兵非得已故居末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春夏秋冬也月者定晦朔弦望也日者正晝夜永短也星辰者審次舍躔度也曆數者綜元會運世也五星行于天爲緯星二十八宿

一言數之五事之主也食貨祀賓師皆事為名三卿以事官為名皆三官兵主事名故皆首以標事也

附于天為緯星日月會于天為辰日月歲遞積為曆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敷布錫予保保守也蓋人君自彝倫之大以至言動之細無不極其彝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有以立四方之標準而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驗君既建極集福下上非徒自厚而已用以敷于庶民使皆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而庶民亦皆于君所錫之極與之保守不墜所謂錫保也蓋皇極之道君民所以相錫者如此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比去聲○淫邪縱也比阿附也人謂有位之人也對文則有位為人無位為庶民散文皆為庶民故上文總言之而此分言之也言庶民與有位皆無邪私朋比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申言君敷錫而民錫保之義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好去聲○此即無位之庶民以申之也汝謂君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此三者所謂中人以上君之所當

念而不忘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亦不陷于惡也此則所謂中人進之則造于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而不拒也上之臨才以成就者如此斯時之民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則錫之以福而是人無間中人以上與中人斯其惟皇之極矣上文所謂斂福君以極歛福也指福之全體而言此所謂錫福君以祿錫民也指福之一端而言以下文汝雖錫之福二句推之可見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庶民之至微高明有位之至顯雖其至微善則當勸之而不加虐雖其至顯不善則懲之而不之畏此結上文而起下文之義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行去聲好德之好去聲○此即有位之人以申之也有能有才智者謂無猷守而但有能有為也羞進也正人如康誥惟厥正人富祿之也穀善也好和也言上于在位之人必使之益進其行而邦國乃昌而其道在祿以養之不則家且不安而行安能進也此見善人當錫以祿也不好德猶言無能無為也錫以福即祿以富之也互文也又言非所祿而祿以養之則為汝用咎惡之人而非使益羞其行之意也此見不善人不可錫以福也必祿

此皇極之敷言

敷言用韻蓋詩

之而後責其進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好惡並去聲平音便○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黨不公也作則有意也反則倍常側則失正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則不邪直則不曲也偏陂好惡皆私之生于其心偏黨反側皆私之見于其事遵義遵道遵路所以會其有極會者合而來也蕩蕩平平正直所以歸其有極歸者來而至也此節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者即下所謂敷言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而懲創其邪心諷之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私達乎公平廣大之則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其功用尤切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敷暢于天下也有以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語辭也敷衍也以極之理反覆推衍為言也帝謂天也承上言此皇極之敷言以是常理為是大訓豈君其訓之哉乃于天其訓之也蓋理出于天所言純乎天則即為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

辟與周禮太師之敎以六詩同一樣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是訓奉是爲訓也是行奉是爲行也光者道德之光華也曰者庶民之詞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而親之謂之王者指其義而尊之也承上言天子之奉天訓民如此則其時庶民皆于極之敷言訓行以近聖光而尊親交戴矣蓋庶民之于天子性一而已故其敷言之感通至于如此言庶民而不言人亦總詞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謂不剛不柔也克治也友順燮和也平康者坦易而康和此無過不及而不雜于氣稟習俗者也彊弗友者彊梗而弗順燮友者和柔而順此習俗之過不及也沈潛者沈深而潛退高明者高亢而明爽此氣稟之過不及也故厥民平康則君以正直之德處之無所事于剛柔而無爲而治矣彊弗友則以剛德克之以剛克剛也燮友則以柔德克之以柔克柔也沈潛則又以剛德克之以剛克柔也高明則又以柔德克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克柔克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三德互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陳氏云皇極以體當三德以書是書以云以臣行權則朝福不下移

福作威玉食○辟音璧○福威者上所以御下玉食者下所以奉上皆曰惟辟者下移則替臣則無有者上僭則褻此以下因言撫治之歸于一而非下之所得擬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言臣而僭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矣夫諸侯大夫固皆在上位而佐君以治民者也有位之人既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則無位之民亦僭忒而不守其常極言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也龜曰卜蓍曰筮擇者蓍龜至公無私紹天之明故卜筮者亦必擇至公無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而傳蓍龜之意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雨者滋潤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明如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相蔽其兆為木驛者絡驛相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為土此卜兆之五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原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此占卦之二也衍推忒差也卜五占二合之凡七皆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是也。猶言其人也。此占兼謂卜兆占卦也。對文則分卜與占，散文通曰占也。凡卜筮，必立其人爲占之之人，而其數凡三人，以備參考而從二人之言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靜謂靜守，動謂動作也。言稽疑以龜筮爲重，君卿士庶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君與卿士但有一從，而龜筮不違，亦皆吉。若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事，不可作外事。龜筮共違，則可靜守，不可動作也。有龜從筮逆而吉，無筮從龜逆而吉者。龜尤聖人所重。傳言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徵，驗也。所驗非

八庶之徵皆若其五事之一兩行一義字有味

[illegible]

一故謂之庶也時者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即所謂敘也來備者至而無缺也蕃廡豐茂也五者來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也可知也○吳仁傑曰易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云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爲冬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云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爲夏矣小明詩云二月初吉又云日月方燠則燠爲木爲春矣左傳狐突云金寒也顏師古云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爲金爲秋矣風無定王則爲四季爲土也蓋五事本于五行庶徵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若順也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時恒皆稱若者各順其得失以應之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亦各以類應也然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後世之言徵應者膠固不遠不足與語造化之妙其得失之機應感之象非知道者豈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語辭省者省五事休咎

之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者蓋各以大小省之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易變也猶失也成登乂治章顯也平康安寧也言由五事之得而休徵應故歲月日之間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而其嘉祥至于歲功成治功明朝有賢良家無蠱壞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微之言隱也言由五事之失而咎徵應故日月歲之間雨暘燠寒風各失其時而其乖戾至于歲功廢治功昏野有遺賢家無寧象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起于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好去聲○此因王與卿士師尹之省而及庶民也惟星者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好雨者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日之月之行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月之從星謂入從其度也日之中道謂之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也月之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也有冬有夏者日之中道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

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之各行立春春分則從青道立秋秋分則從白道立冬冬至則從黑道立夏夏至則從赤道也以風雨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也民不言省者在下之休咎係在上之得失也言月之從星者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各欲得所此固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以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所謂從者不失于戾民亦不嫌于徇民矣言月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蓋卿士從民而王與師尹可知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好去聲○人壽則享諸福故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反福為極極之言盡猶今言算盡也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不永其年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先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也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獒

時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誥體也故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底音止。獒音敖。○東曰夷。南曰蠻。舉東南以該西北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蓋因時爲種落之多寡與通道謂來王也。武王克商。威德廣被九州之外。梯山航海而至。道路自通。非王有意于開邊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戎國名。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也。公羊傳。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獒亦躇躇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非特以其高大而已。太保。召公奭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謂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不肆。四海賓服。所獻方物亦博矣。然亦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去聲。○昭。示也。德之致。即謂所獻之方物。凡服食器用之類也。寶玉亦德致之方物。以供鎮瑞之用。特稱寶玉者。舉其大也。替。廢。服。職。時。是。庸。用也。展。省也。猶念也。昭

凡方物于異姓使之無廢其職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之類分寶玉于同姓用以益厚其親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德之所致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于禮故不狎侮于人若狎侮于人則不但德損而人亦去之矣君子勞心以狎侮而心離小人勞力以狎侮而力匱皆極言其不可狎侮也蓋貴畜輕人卽狎侮之意故明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言不役于耳目之好而百爲之度皆正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喪去聲○玩人卽狎侮君子小人也玩物卽役耳目也喪德則德不盛喪志則度不貞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古聖賢心法之正而喪德喪志所以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周禮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不至則寶遠物

孫月峰云與太甲下篇同調

而違人不格也商王受焚炙忠良而衆畔親離謂之一夫則不實賢而邇人不安也此節凡三層至所寶惟賢則篇切至矣皆上文道寧道接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之實也

行累並去聲○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息暫止則非謹德矣矜即矜持之矜以細累大指受獒而言也八尺曰仞簣土籠也又引以譬之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迪行也信能行此則民居保而王業永矣言此以總結上文也蓋君德之敬怠間不容髮苟留一毫未盡之隙即遺萬民無窮之憂以武王之聖創業垂統而公所以警戒者猶如此則慎德為萬化之源可知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而武王有疾周公忠君愛國之至請命三王欲以身代而史錄其册祝之辭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為此篇也以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史乃册祝至屏璧與圭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自武王既喪以下又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以克商記年。見其未久也。弗豫。不悅也。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爲去聲○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言其卜。李氏謂敬而有和意也。古者國有大事而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啟金縢之書以卜。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則于所云其勿穆卜者。義難通矣。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也。穆卜必于祖廟。上下悚皇神人震動。是以王疾而憂我先王也。下文云自以爲功。則不穆卜。云爲壇墠。則不于祖廟。且告太王王季文王而已。則于遠祖蓋有不及者。此蓋起下文之詞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墠音善○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皆南向。三王之位也。其南别爲一壇北向。周公立焉。以告先王也。植。置也。珪璧以禮神。詩言珪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是也。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惻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所以自以爲功與。然則所云未可以戚我先王而辭其穆卜者。殆未足盡周公之心矣。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爾謂三王元孫某謂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若如也丕子猶言元子旦周公名也言武王為天元子爾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而不可聽其死倘元子當死則請以旦代其身也死生有命而乃請以身代者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之死以紓危急故精神感動卒得命于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仁愛若順也考謂祖考通指三王也鬼神亦稱三王之詞承上言我素愛順祖考而又多材多藝能任役使以事鬼神而元孫不如旦也蓋明代之之意如此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乃指武王也下地對帝庭而言寶命即帝庭之命也又承上言武王受命于上帝之庭布德以佑四方用定爾子孫于下土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此其任大責重三王必無聽其死以墜失寶命庶先

王伯厚云金縢異說不一魯世家謂周公卒後秋未穫大風雷雨天盡起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梅福傳云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灾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爪以沉于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而奔于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此又

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屏上聲。○卽就也。爾皆謂三王也。許者。許公請而保安武王也。以璧珪歸俟爾命者。俟有安武王之命。而他日亦得以事神也。屏璧與珪者。屏而藏之。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業必墜。雖欲事神有不可得者。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然此乃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于以見公之達孝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籥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一習吉。謂二龜之兆同吉也。是謂其一龜也。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幷其一龜亦吉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謂兆之體也。茲攸俟。卽上文所謂歸俟也。予一人謂武王也。言觀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惟厥終之永圖。茲但歸以俟之。三王當念我王使之安也。言三王不言天者。三王若爲武王保護于天故也。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册祝册也。縢緘也。藏卜書之匱。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器。每

以外王看矣序成王自出世家亦與傳同誤周二秦既燔書將人記言金縢事失其本末而輒以曰識乃以回造化之金縢策祝之辭不當妄傳者。都楚之說三矣大誥篇次之事并於可傳又以風雅諸什卯證周公所當有東征殺管叔蔡叔誅剃諸侯之事叔管叔出自孔書蔡仲之命誤于解金縢我之弗辟一語記非當位周公朝諸侯誤于解洛誥周

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册既卜則納册于匱而藏之故周公卜三龜而啓籥見書啓此匱也後成王遇變欲卜而啓金縢亦啓此匱也卜筮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或訓似周公始爲匱藏此册祝爲後來自解計者非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也孺子謂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矣又管叔于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相與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叔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矣周公豈容遽興兵而誅之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于王而誅之固未必從如不請而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此葢言我之不避則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自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始知其爲管蔡矣斯得者遲之之詞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言罪人斯得則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盡弁爲卜也得者蓋金縢之書本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册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特假王啓得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是成王迎周公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蓄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知之其册祝之文二公初未之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周公使卜武王疾者也故問周公自以爲功之說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此實公命我爲之而不問我勿敢言耳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欲卜天變。既得周公冊祝之文。遂執書以泣。言今不必更卜。天示我矣。昔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公德。我小子親迎公以歸。其于國家之禮亦宜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築猶植也。成王自往郊親迎公。而天乃反風禾起。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其事之首末。與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與武庚叛。成王乃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而編書者因以名篇。篇中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猶鴟鴞之心也。凡九稱卜者。邦君御事疑艱大不可征。而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誥諭之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弔恤也。猶詩不弔昊天之弔。割害也。延遲也。洪大。惟思也。沖人成王自稱。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猶格物之格。言武王不少待而喪。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大業。尚弗能灼知事理。以導民于安康。則人事且有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蓋言此以起篇中卜吉之意也。

巳。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賁音秘。已承上語辭。已而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懼責之難任。惟往求朕攸濟者。冀事之得成。敷賁者。陳布其章明之法。敷前人受命者。開裕其久大之基。茲予所以不忘武王之大功也。武庚不靖。天罰命予誅之矣。予敢閉抑其威用而不之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亦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即命。命卜也。蠢。動而無知之貌。言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

以定吉凶也。曩嘗命卜，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靖。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蓋將言下文伐殷卜吉，而先發此，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

腆，厚。誕，大。敘，緒也。降威，猶言降割。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何哉？是蓋天降禍亂，知我國有釁，而民不安，其意欲復殷邦，夷周室，而所以蠢動于茲也。

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敉音彌。○予翼，猶言翼予也。于，往。敉，撫。寧，定。武，繼也。大事，謂戎事也。休，美也。言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而繼先王所圖之功矣。我何以遽往如此哉？蓋我有大事，必底于休美。朕今卜三龜而并吉也。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者，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朕卜并吉者，卜于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

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害音遏。肆故也。尹氏謂卿也。秦誓御事在庶士之上，其御事指三卿而言。牧誓御事通在三卿亞旅諸宮之上，其御事槩指諸人而言。此庶士御事在尹氏之下，其御事即指庶士而言。蓋御事猶言執事，爲上下之通稱，故因文見義也。下文言庶士御事不言三卿者，包其中也。殷逋播臣，謂武庚及其羣臣逋亡播遷之臣也。王宮自其親而言，邦君室自其爵而言，謂三叔也。考翼，老成敬愼之人也。害曷同。承上言予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征伐武庚，而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靖，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三叔不睦，實兆釁端，以故我小子與老成者皆謂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此述邦君及庶事不奉王命之意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卬音昂。毖音祕。造，爲也。天役猶言天事，謂非予之役而天之役也。義爾邦君，以義動邦君。用贊爲勉也。毖，勤。恤，憂也。承上言邦君御事之違阻如此，我冲人豈不永思其事之艱大哉。亦知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夫我之所爲，皆天之所使，天實以其

天之所以告閑誤
難國家多難者
正我成功之所在

甚大者遺我甚艱者投我我沖人固不暇自憂恤矣而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義能聽之乎尚安我曰君無勤于憂武王所圖之功誠不可不成也而奈何反沮我乎此深責邦君及御事以贊成王功之義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相去聲○已承上文責邦君以下而言也休猶眷也天明即前所云紹天明也言伐武庚而得吉是上帝命伐之也帝命其敢縻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固惟卜是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乎故又嘆息言天之明命可畏乃用以輔成我丕丕基以深見卜不可違之意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閟音秘○前稱王若曰此以下又連稱王

史氏漸云文武成之業三大事者之卜而決又親卜非無得太公而造周之謀於此成武後何勝夢協朕卜而興周之基於此建三監叛當王少國疑之日朕卜并吉而安周之功于此著周家三世以三卜而興於周於卜三故書已示可見之

孫月峰云周公以深言興居東管叔群叛王詳之是時紂子武庚尚在也及王感風雷之變迎公歸東方徐奄諸國又以武庚

曰末又稱予永念曰者諄復戒勉之詞也閟者閉而不通毖者艱而弗易成功所謂成功之所在也化者化其固執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猶謂武王為寧王也上文兼言小子考翼不可征而所謂考翼固武王時之舊臣也故又特呼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夫今此之功乃我國家成功之所在而天若使之閉而不通艱而非易予敢不于寧王所圖之事而極卒之乎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天于寔寔之中實輔我以誠信之詞考之民獻十夫的然以為可伐固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圖之功而攸終之乎且天不惟閟毖我成功所而輔我以忱詞也亦惟用四國之亂以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治之耳我又曷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美而終畢之乎此歷言後人不可不集寧王寧人休功之意而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警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底音止○底致也越卬猶言及身也

前兼言寧王與寧人而寧王其主也故又特言若昔我之欲征我亦謂其難而日思之初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定其廣狹高

畔公乃大誥天下奉王東征將並叔已死矣朱元晦謂此非為討管蔡且欲其辭緩不切往歸重卜然豈知武王周公之心哉武周惟不得殺紂子叛處之之舊部及管叔蔡叔徐奄又畔雖不在之而不可已矣蓋武王受命轉周京僻在西陲朝廷以東土虜頑五十餘國尚相望二王間成王庚若在天下尚未可平徐奄方搆名稱復叛不以已而於之以卜示之以天言以為誥

下而厎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構造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其畝畝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爲之斂穫乎爲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故予令曰不敢不及身以撫存寧王之大命凡以此也念昔者綏定天下不啻如室之既厎與田之既菑而今不能討亂以終其業是不肯堂不肯播而更無望其肯構肯穫也卽寧王在天亦必以棄墜其大命是恫矣此又申上文不可不終寧王武功之意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考父也厥子猶言子弟也民養未詳蘇氏曰厮養也猶言臣僕也又言若父兄有子弟而有友攻伐之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予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也前此言無以遏亂而此言反以勸亂言彌切而意彌痛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不畏縮也爽明也猶爽厥師之爽也易違也上文既言終寧王之命而終寧人之功亦相爲一體者也故又因言王者之爽邦實由哲士亦惟十人蹈知天命輔周之

忱是以佐先王以克有商而于爾時不敢違法憚役也矧今先王棄世天降禍于周惟是首大難之人逼近鄰國羣相攻伐于室事危勢迫至此而爾乃以爲不可征乎是豈惟違朕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矣此以寧王時之知命責今邦君御事之違命者猶前寧王惟卜用之意也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按本文稱爾時追昔也稱矧今指今也則十人乃武王時之十亂非成王之十夫且所謂天棐忱者天命有歸之詞而所謂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者天命已歸之詞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夫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于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前後所言如出一轍則十人之爲亂臣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予曷其二句舊在下節之首註云極盡也予曷敢蓋欲用卜敢不從爾弗征乎蓋以此爲起下文之辭也但如此則天亦惟句語意既未完而以曷其爲曷敢又云敢不從爾亦嫌添設爲得且曷敢用卜與下矧今卜并吉尤無脉絡又初非全篇重卜之大意也今謹按經義悉定如左稽夫猶言農夫也極者至善之謂也上文責邦君御事之違命故復自以所永念者示之言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我何敢不終我田畝乎天之所以喪殷而眷周者亦惟欲休美于前寧

人也而予曷其至善之卜而敢弗從乎此又責今之終寧人。有

休于前寧人猶前曷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之意也率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循

也指讀作旨定爾功之書僭差也承上言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書

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

以爾東征而知天命之不差也卜之所陳蓋如此矣按此篇上原

天命下屬人心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

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國祚之興喪懇惻切至不

能自已而反覆乎卜之一說自始訖終詞煩不殺以通天下之志

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

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猶長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象賢舊謂崇德爲王朝崇先聖王之德而以下文乃祖成湯節應之象賢則爲後嗣象先聖王之賢而以下文踐修厥猷節應之然按崇德象賢四字平列爲

一句乃以一句中之上二字屬王朝說下二字屬後嗣說句理殊未順而以統承先王以下承接二義亦復未協也今體上下文義崇德象賢合皆指後嗣故下以統承先王各句接之崇德謂其後崇先聖王之德以性體而言象賢謂其後象先聖王之賢以事實而言禮典禮物文物賓以賓禮遇之也言考古制凡後嗣有崇先德而象其賢者則使承先世之大統以奉其祀而且修其禮物而不使廢以備一王之法作賓于王家而不敢臣以肅百僚之望與國咸休以垂無窮恭先王之心公平廣大初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也成王命微子而首述此以發其撫助愛養之意其氣象爲何如哉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則所及者衆德垂後裔則所傳者遠此言先聖德賢之實以見後嗣當崇而象之之意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

夏。踐，履。修，行。猷，道。令，善也。曰，語詞。一云當作曰。歆，享。庸，用也。尹，治也。承上言爾微子踐修成湯之道，舊有善譽，孝敬肅恭，厥德盡善，我善汝之德厚而不忘，而上帝下民亦用協于爾，是用建爾上公之位，而使治東夏也。此乃言其崇德象賢，而今所以建立之意也。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斁音亦。〇乃訓，謂所訓尹東郊之法。或曰即下文所稱是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當用天子之禮。云愼者，不敢替亦不敢亢，惟率由典常爲準也。弘，大也。光也。律，範。綏，安。毗，輔也。上則格祖，下則正民，俯則綏位，仰則亂君也。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也。此皆戒勉之詞。〇林氏曰：偪生于僭，僭生于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偪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王禮祀周公，旣不謹矣，其後用于羣公之廟，又其後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末流安所不至耶。觀成王戒宋如此，則賜魯以天子禮樂，當無是理。蓋周室旣衰，魯竊僭用，而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與。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嘆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命，以結之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而因以康誥名篇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誤以康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今考康叔于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故云弟也然既稱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且使爲成王之言則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勗爲周公稱武王之詞尤爲非義寡者自謙之詞武王爲周公之兄即康叔之兄均之兄也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耶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也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考汲冢周書克殷篇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則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見音現）

看他第一句呼朕其弟小子第二句便溯宗出丕顯考文王自文王說來何等沉摯[illegible]接說到殪戎殷造區夏俱歸功文王一也自己只[illegible]寡兄勗四字一易字無限低徊接下肆汝小子在茲東土[illegible]泯泯溢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事也詩曰勿士行枚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也咸勤公不自逸也洪猶弘也弘爲大誥使治洛也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愚按蘇說亦未盡詳見洛誥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孟長也以國則衛爲諸侯之長而以叙則叔爲王之弟也封康叔名呼以勉之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丕顯猶丕顯哉之顯乃汝也考父也明德務崇之之謂愼罰務去之之謂不敢侮鰥寡以下明德愼罰之實也侮忽也旡不虐無告文王不侮鰥寡其德一也庸用顯著修治也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一聽于理而已無與故德著于民用始肇造我區夏而友邦漸以修治也按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篇中凡七段首段言文王明德謹罰以受命之實也次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愼罰之本餘四段皆勉其愼罰以廣明德之用而末段則以保民承天者總結之也詳見各段之下舊分段落頗未甚故正之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殪音意○言帝又言天者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其實一也我大叙理也承上言文王明德愼罰如此我西土之人惟時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之命文王殪殷受命越我萬邦萬民莫不時叙而汝寡德之兄亦得以勉力不怠是以爾小子封得以受命建邦在此東土也此言天之命文王以及武王而今所以命建康叔之本末也○吳氏曰殪殷受命武王事也此稱文王者不敢以爲己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衣去聲○此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愼罰之本故特以王曰起之也遹述衣服也敷猶廣也乂治也言汝于民將在敬述文考紹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又在其國廣求殷先王所以治民者而用以保治于民也惟念耇老宅居也又言不但因文王以及商王當大遠念商之老成人以安其心之所居而審民之所訓又別求凡古先哲王所以治民者以聞而由之而用以保安其民也若猶汝也弘者廓而

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自文考而商先哲王而商耉成人而古先哲王內求諸家外求諸人近述諸今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天理之所從出者恢廓而有餘則汝德裕于乃身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而不廢王命不待言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學問至弘于天而德裕乃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方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大舜曾閔方能不廢乎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大舜周公方能不廢乎君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恫音通瘝姑還反○此以下因推愼罰之意又以王曰起之也恫痛瘝病也言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身不可不敬之也棐輔也惠順懋勉也言天命之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是惟往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所以治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患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乃滋戾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即所謂往盡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承上言汝雖小子其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以治其國也此豈惟爲汝國計哉亦惟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蓋自治其國而輔王治郎在此矣經雖不明言愼罰而意已藹然言表宅命新民爲明德之終恫瘝保民乃愼罰之本大學新民以明德爲本而使民無訟惟在自明其德是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以下五段皆勉其愼罰以廣明德之用此段蓋因事以推本于心而遹以王曰起之也式用適偶也言人有小罪而究其情乃其故犯自爲亂常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郎舜典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而究其情乃其不幸過誤偶爾如此既自輸罪不匿其罪雖大是乃不可殺郎舜典宥過無大也諸葛武侯治蜀悔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此意與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上文指言明罰之事愼矣此以下乃因以推本于心也敘秩敘也郎上可殺不可殺之敘也明服舊以明屬在上而服屬

在下殊非經義按明猶惟明克允之明服猶五刑有服之服勑戒懋勉也咎猶疾也康又循保也言上于刑殺有赦而而悉有當然之敘時乃不瞀不濫大明五服之用惟民自相戒勑而勉于和順矣此若有疾然以去疾之心去惡故民皆棄咎又若保保赤子然以保子之心保善故民皆安治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刵截耳也又曰二字衍文言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之殺之而劓刵猶是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然刵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舊作去聲今按周禮當平聲○此段言愼罰之事由下以歸本于上而遞以王曰起之也外事有司之事也稱外者對下文要囚而言也臬法也準限之義殷罰殷之故法也要囚謂獄囚之要詞旬十日也時三月也丕大蔽斷也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耳若其獄囚之要詞當服膺而念之自五六日以下至于旬時皆詳審精密即要詞而丕斷之可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爲王朝之官職在內故以衛國爲外也

蔡傳曰按篇中言往敷求于殷先王往盡乃心篇終又言往哉封皆始令其之國之詞其言刑亦姑示以慎刑之意而未見其實在王朝爲司寇之職或異時成王任爲司寇而此時則未必然也愚按蔡傳足正呂說之誤但要囚二字與外事緊對舊尙未發其義耳詳各文本末具見周禮所稱外事者即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屬之事而所稱要囚者即各職云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是也又所稱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者即各職旬而聽于朝及二旬三旬三月而聽于朝是也上之人陳列是刑罰之法鄉遂縣鄙各有司本此以用之此之謂外而其獄成而爲要詞以上于朝則上之人服念至于旬時因與公卿大夫及士師司刑之屬而丕蔽之此則其內也上下各文對待之義如此康叔君衛外內輕重王宜諄爲誥誡後周公建官定禮亦本此而成之舊未考探其義乃以要會之要爲要犯之要而平聲讀爲去聲則不免于經義有失矣故謹正之如此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殷彝殷之常法猶言殷罰也周初法制未備故篇中誥戒多以殷爲言與義宜也次如即次之次猶就也遜順也申言汝陳是法事于有司而因以殷之常法罰斷之凡其刑其殺必察其合于宜者而後用而不可以就汝封之意也雖汝刑殺

皆已合宜而順曰是有次叙矣惟當曰未有順事以慮之蓋恐以矜喜生息情而刑罰出以不中也此先明慎罰刑殺之義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言汝年雖少而人鮮有若汝心之善者朕心朕德惟汝其知之也觀此益知刑本于德而勉其以民命爲心也亦至矣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越顛越也盤庚顛越不恭是也暋强憝惡也言凡上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而强很亡命者如此之罪人無不相憎惡凡以出乎人之同惡故也此段歷舉刑罰當罪之各條而首以此發之節首當脫王曰封三字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又言刑罰之當罪者不止元惡大憝而以王曰起之也或曰王曰封三字卽上文錯簡大憝卽所謂罔弗憝也友猶

郡其一邪三周畢之居西又王之且以淮有西南諸州自其以東薄淮海青徐皆為殷土遠武王伐商誅紂以其地封紂子[illegible]叔凡群叔監紂子武庚而封康叔于衛以當其時紂[illegible]以來六世有紂子不知[illegible]周武王明諸國之者數起周公居東將其情形計封子在則反側無已餘奄諸國不大創則遠人不附東部不建則天下之勢偏安三大事之卒西後天下定於歸即秦至東征討武庚盡有殷地以其事於微子為宋嗣之以其事益康叔

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謂尊卑顯然之序也弔至也得罪受罪也曰猶謂也由用也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禮義昏迷倫紀廢壞尤為可惡于不服事于父而傷之父亦不字愛其子而疾之是父子相夷也弟不念長幼顯明之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此而不于我為政者受其罪則天念我民之彝必大泯滅紊亂亦謂若此之人其速用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可也此承上文又明刑罰當罪之次條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即上文不孝不友也戛法也造作也率殺比而殺之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宜大置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皆宜守敎約之人也乃別為播布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已汝其速由此義而比誅之可也此承上文又以明刑罰當罪之三條也○按本篇慎罰與明德為配非尚刑不尚德者此乃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若用法峻急者何也葢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

爲衛晉鄭收伯
監于東土宜益
司寇之相淇洪
東都此時康叔
亦自告東諸侯
也拔辭稱武王何
也周公勤勞天下
莫非武王之事而
況于康叔尤非臣子
所得專故辭必稱
武王也且周公宗廬
開國而實有營救
之事尤公之所斟
大痛當救懷之以
孝友爲勸不直
陳以章以奉揚
父兄之訓使追念
先王共情天顯
宏深特粗也其
屢言刑罰戒辜
殺者以失貴盡司
刑且深懲乎王
之殺於叔也時
東方稍動國與

親君臣上下之無義非繩之以法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速由茲義則其刑殺亦歸于德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長上聲○能猶柔遠能邇之能放猶棄也乂治也承上言臣下之罪固如此亦惟君長不能齊其家以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也將何以責其下之亂民蔴而病國政也乎此蓋歸責君長以起下文戒康叔之意雖不言用罰而義殊顯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罔之言無猶毋也由用也以也惟念忌戒也我惟有及武王爲康叔自稱之辭予一人以懌則武王自謂也承上言君長之不可非德用乂如此汝亦毋不能敬其常法而乃遠以求裕其民當念文王之敬忌戒乃裕其民而自求有及于文王也則民裕而予一人以悅懌矣言刑罰終以敬忌與上敬明乃罰相應則上一失罰而即自罹于罪矣況姪罰乎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爽明惟思

迪導也求逑同猶匹也詩曰世德作求迪言德政言刑也又承上言汝之當敬思裕民如此我明思夫民宜導之以吉康我于時其亦惟殷先哲王之用德治民者作爲等匹乃可也況今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苟不導之則爲無政于國矣而豈可爲之哉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而此段則王之自嚴以嚴之也故推本自殷而遂稱王曰以發之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監戒也德之說所謂德言也行猶用也同協也戒告汝以德用罰而無徒責之于人彼民不安靜其心無所戾止迪之雖屢未能協也明思天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即在朕躬也況曰其穢德尚顯聞于天而我罪安解乎

〇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非謀謀不臧也非彝事不法也蔽斷則法也乃汝也乃以之乃猶言然後也此段總承上而結之言汝敬哉可作致怨之事乎可用非善之謀與非常之

誥因以詳其旨
首上合以篇次考
之誥成難在之年
而初基則自并在
諸侯而會故定
天誥非結小詞也

法乎。惟當斷以此心之誠，而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
汝之德，遠汝之猷，凡使裕而不廹，然後民得所安，則我不汝瑕疵
而棄絕矣。不然而安能免于責乎。上文欲其
以德用罰，此不言罰，惟言德，而義益遠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
詳，蓋承上文之語詞也。享，即享國之享。服，猶受也。高，崇也。上文已
嘆戒矣，因言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汝其念哉。毋自我殄絕所享
之國，其必明汝所受之命而不昏，崇汝
所聽之言而不畀，用以安治爾民可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終言勿廢其當敬之常法，而聽我所告
汝之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
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蓋反覆以終戒之。

酒誥

商紂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尤深。武王以
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敎之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
云，酒誥一篇，前後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爲一
耳。自王若曰明大命以下，武王告妹邦之書也。自王曰封我
西土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凡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
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

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多邦多士多方首稱四國及多士爲天下而作也酒誥爲一方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也今按吳氏分証固明但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竊意書專爲妹邦而作而妹土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稱妹邦卽稱乃穆考文王而中篇因名康叔以致吿誡也其云尙克用文王教者亦申篇首文王誥毖之意其事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蓋自爲書之一體也○此篇分二段首引文王以教之次歷引殷人以教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少去聲○此下四節備述文王之戒臣民者以示之也穆考文王者文王世次爲穆猶武王世次爲昭也肇始也毖戒也國在西土而得毖戒庶邦者爲西伯故也西土庶邦遠去商都而猶以酒毖戒則商都當戒可知矣少正官之副貳也誥臣自庶士及于少正御事者自小以至大也朝夕曰

祀茲酒者文王朝夕戒誥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也詳考篇中兼誥臣民而首敘臣而不及民其下文并指臣爲民者對文則臣民異稱散文則臣亦民也教行自上言臣而民在其中言民而臣在其中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喪行並去聲○此承上文惟祀茲酒而原天命以申言之也肇始元大也我民通謂臣民也言天始令民作酒爲大祭祀而已而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則不知酒爲祀起而亂于祀酒之害也酒之禍福自人而以爲天降命降威者禍亂之興衰是亦大也箕子言紂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是也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云喪邦則臣民不足言矣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此又以文王誥教小子者申之也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又專誥教之上小子有正有事謂庶國臣之小子于下越庶國謂庶國民之小子或言小子或言庶國互文也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彝常也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祀亦互文而皆以德將之無至于醉則誥成人之德將無醉不待言矣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此承上而推言其心也我民亦通謂臣民也迪道也土物對異物而言也臧善也言文王誥教小子如此惟曰我民訓道其子孫當惟土物是愛厥心一歸于善而為子孫者聰聽其祖考之常訓亦不以謹酒為小德而小德大德惟一視之可也此以上歷引文王之教臣民茲以自䘏其教之之意與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長上聲賈音古養去聲〇此以下武王自明敎之之意而此先言敎其民也嗣者繼續無怠之意純者誠一無間之貌肇敏服事也洗致潔腆致厚也承上言文王之敎臣民如此爾妹土之民當嗣續肢體純修農功以勤事其父兄或肇牽車牛遠事行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而因父母以餕其餘也或言考長又或言父母亦互文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又言致其臣也伯

長也稱君子賢之也典常也欲正長常聽君教也羞養也惟思也乃自君猶言嚴君不惟曰者大言也言爾大能養老如事嚴君爾乃自飲食醉飽則我不惟曰爾能常自觀省作爲悉稽乎中德也介猶副也逸宴樂也若順也又言爾尙能進饋祀爾乃自副用宴樂則此乃信爲王之治事臣此亦惟天之順元德而永不忘我王家也羞耇乃飲則爲中德者修身必事親也饋祀用逸則爲正臣者事君如文神也然是篇本欲禁其飲而遙觀上下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初不禁其飲者何也是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此聖人之教之至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又特稱王曰而呼封以結之也棐輔徂及也言我西土之輔臣及邦君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以偏德而興邪也結言文王之教其大如此又因以起殷先王之教之意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

飲。相去聲○此以下因周溯商又特稱王曰呼封以發之而此首以商先王與其大臣之德將者告之也殷先哲王謂湯也迪行也言成湯無行不畏凡天命之昭著民生之細微無弗畏也故以處已則經其德而不變以用人則秉其哲而不惑自成湯之垂裕如此成至于帝乙雖世代不同而皆成就其君德敬畏其輔相彼常時御事之臣皆盡忠輔翼責難爲恭雖自暇自逸且不敢也況曰其敢崇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此又以商內外羣臣之德將者告之也言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之諸侯與其牧若伯之長在內服則有百僚之衆庶尹之正惟亞之貳惟服之畢宗工之尊與夫百官著姓退休里居之老亦皆罔敢沈湎于酒不惟有所畏而不敢亦有所勉而不暇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丕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不怠也助德顯承上文成王而言助祗辟承上文棐恭而言尹人呂氏謂百官諸侯之長指上文御事而言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張自峰云此段極空下傳調法鍊法之勝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喪並去聲盡乞力反○此又以商後王之亂于酒者告之也後嗣王受也命猶令也祇猶但也或曰敬也越于也易變也言紂沈酣其身政令罔著于下但作惡修怨守而不變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逸也喪威儀史記所謂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也盡痛也言紂大惟淫蕩非法用燕佚而喪其威儀民罔不痛而傷心悼國之將亡也息止逸肆也又言下民痛心而受方且荒崇于酒毫不自息其逸厥心恣行戾很雖非且殺身而不畏禍至滅國而不憂也惟思登升庶衆也又言帝鑒在上初無明德之馨香以格于天民怨在下大惟羣酗之腥穢以聞于上也逸即乃逸之逸辜即辜在商邑之辜也總承上而言凡紂之罪惡如此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惟其縱逸爲之此豈天之爲虐哉亦人自速其辜耳君亦稱民者猶言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

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承上言當監殷民以爲戒。又特稱王曰而呼封告之也。若茲多通指上文自湯及紂之屬。撫安也。言我不惟由周溯殷如此。其誥也。古人謂人無但于水監視而見其妍醜。當于民監視而見其得失。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爲大監戒以撫于斯時乎。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丘八反。圻畿同。父甫同。辟音璧。○此又承上文戒殷臣以及其臣而歸本于君身也。劼用力也。友謂王所友。事謂王所事。疇謂王所匹也。若疇之若猶汝也。若保之若猶順也。主封圻故名圻父。政官司馬也。主農事故名農父。教官司徒也。主空地故名宏父。事官司空也。諸侯之三卿謂之父者。尊之也。言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謹酒也。況汝之所友。如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大史。如掌八柄之法之內史。及其賢臣百僚大臣之屬。可不謹于酒乎。況汝之所事。如坐而論道服休之臣。起而作事服采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況爾之所匹。如迫逐違命之圻父。順保生靈之農父。制定經界之宏父。可不謹于酒乎。凡此內外之臣。尚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

以爲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于酒乎剛制亦劼毖之意也此章監戒諸臣自遠而近自卑而尊而歸本于國君之身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況徒毖于酒德也哉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以下又承上戒臣民而歷告以殺不殺之條也羣飮謂羣聚而飮以爲姦惡也佚失拘執也言如此之人不使之逸失盡執歸以殺之可也然其者未定之詞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卽殺也猶今法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殺也其必立是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葢亦當時有聚黨羣飮謀爲大姦者故特設是制而其詳不可得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謂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凡民夜相過者輙殺之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迪導也有斯猶言不忘乎斯指教詞而言也享猶上享下之享又言殷紂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爲教之也能不忘乎教詞則上明享之矣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蠲潔也乃事之乃猶若也承有斯明享而言也言用教之諸臣百工固明享而勿殺之矣若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能復恤于汝于是弗潔汝之所爲而時則同汝于羣飮誅殺之

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謂有司即上諸臣百工之類也篇終特呼封言汝宜常聽我訓教臣以教其民若汝不治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以教行自上之意結之也

梓材此亦武王告康叔之書蓋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蔡傳曰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乃人臣進戒之詞以書例推之所云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曰也所云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所云已若茲監者猶無逸之嗣王其監于茲也所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之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推考與周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編書者得後文于簡編斷爛之中而以與前文相類遂編次其後也夫前之所稱自古王者指先王之詞非若後所稱今王者為自稱之詞前之所稱啓監者乃監牧之監又非若後所稱若茲監者為監視之監且前則尊諭卑之詞後則臣告君之語烏得而強合耶愚按蔡傳之辯蓋謀但考註疏全篇實皆王誥康叔之詞初無分下半篇為臣告君之說而蔡傳顧為此說者蓋吳才老倡之而蔡傳從之也吳才老所以倡為此說者篇中本自脉絡貫遺而讀者乃或誤分貳段舉定句讀而遂覺

其不類而不可合則亦無怪其疑篇簡之有錯也學者苟以經文參之註疏而更體其章句繹其文義亦豈有不類而不合如吳氏之所疑者哉今謹詳論于各節學者詳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〇大家猶孟子所謂巨室也孔氏謂卿大夫及都家也達通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通諸大家恐大家怙寵而情或睽以厥臣通諸王恐王居尊而情或壅也達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此首言上自天子下有大家而邦君能通上下之情以深勉之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勞去聲〇此因以邦君率下愛民之義示之也恒常也越語詞上師猶衆也下師猶法也謂三卿爲百官師表也尹謂凡正長旅謂庶職敬者敬慎勞者勞來即所謂罔厲殺人也肆語詞徂往也此以上謂君敬勞而臣從之也姦宄殺人謂正犯也歷人謂罪人所過也事治也戕敗通謂五刑之屬即施諸姦宄殺人歷人者也宥即虞書流宥五刑周禮三刺三宥之宥宥其疑而刑其實也此以上謂

臣寬宥而君倡之也罔厲殺自獄未成之始而言宥自獄既成之後而言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監平聲下同屬音燭○此原古王啓監亟命之意亦上文之意也監如周禮建其牧立其監之監謂諸侯各監一邦即邦君別名也敬猶矜也屬猶完也效猶教也王者開置監國其治本以為民而其命監之辭益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民之寡弱者則哀矜之使無所困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合皆由是而容蓄之也然則王居諸侯百官之上其垂法邦君及御事者厥命何以然哉亦惟欲引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此節至此止而舊誤以下節首二句合于此節以故章段胥失而吳氏遂疑其錯簡以滋誤也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辟僻同墍音戲雘屋郭反○此備申上文啓監亟命之意以起下文今日啓監闡治之意也稽治也敷菑者廣去草棘也陳列也以次理厥畝畝也塗墍者泥飾之也茨蓋也樸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

名也。承上言。自古王者命監若此。而監遂無僻于政以戕害人者。益惟曰。王者旣倡之于上。邦君則率之于下。如敷菑以除穢惡。垣墉以固基址。樸斲以立制度。固王之所以倡于上也。而疆畎塈茨丹雘則邦君之所以率于下也。蓋古王啓監。其所望于邦君之贊治者如此。故下文以今王惟曰繄相承應。而舊說以節首二句合上為節。則古王今王。旣不相數。卽上下兩惟曰亦不相應。而于是遂疑其錯簡矣。蓋亦未及深體而然與。

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謂文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庶邦享。以禮言。作兄弟。以心言。兄弟。友愛之詞。方來。謂四方以時來也。后。後王也。式。用也。集。和輯也。承上言古王命監之意如此。今王亦惟曰。我先王旣勤用明德。而懷來綏輯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朝貢趨附于下。我後王必式用舊典以和集之。而庶邦必因之丕享也。此言今所以法先王輯庶邦之意。雖未言厥亂為民。而所言用明德者。繁而不殺。其心已藹然于言外矣。

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先。去聲。○越。及也。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子愛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謂迷惑染惡之民。懌。慰也。此又言先

王承上天土地人民之寄以貽後人而今所以法祖爲治之意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語詞承上言王法祖爲民之意如此則今爲監將如何哉亦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可也而可不思輔王以保之乎按本節已若茲句監惟曰句監即上王啓監及監罔攸辟之監而監惟曰亦與上兩惟曰句相應蓋脈絡之通貫如此而蔡傳因吳氏錯簡之說乃讀已若茲監爲句謂與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皆爲監視之監而爲臣下告君之詞也經意果然乎否耶且又謂編書者見已若茲監句與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文相類因妄合爲一篇而孔氏遂依阿其說也編書者果然乎否耶夫孔氏雖未暢經義而簡册之舊尚存若吳氏未加深體淆亂原文而蔡傳從之則不但傳義廢而經義亦廢矣夫經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冠于惟曰若稽田節之上則下節所謂今王惟曰者乃對古王而言上下文意相足初無自稱之嫌也自先王既勤至丕享言啓監之意而治民在其中自皇天既付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命監亦在其中而末節總承其意結言之則又見以臣達王惟邦君之意而邦君所以撫治其臣民者意亦彌切可知矣况監罔攸辟與監惟曰兩監字既皆連下爲句而已若茲句與自古王若茲亦遥相應又如之何以已若茲監爲句而以上文兩監字釋爲監牧之監此節監字

危在亡之寄而固有異同矣

則釋爲盟視之盟也愚不敢崇傳而廢經故詳正之如右卽質之蔡傳尊經之意想亦不以同異爲嫌也學者詳之